

贛劇弋陽腔

還魂記

湯顯祖原著

石凌鶴改譯

(即牡丹亭)

江西人民出版社

蕪劇弋陽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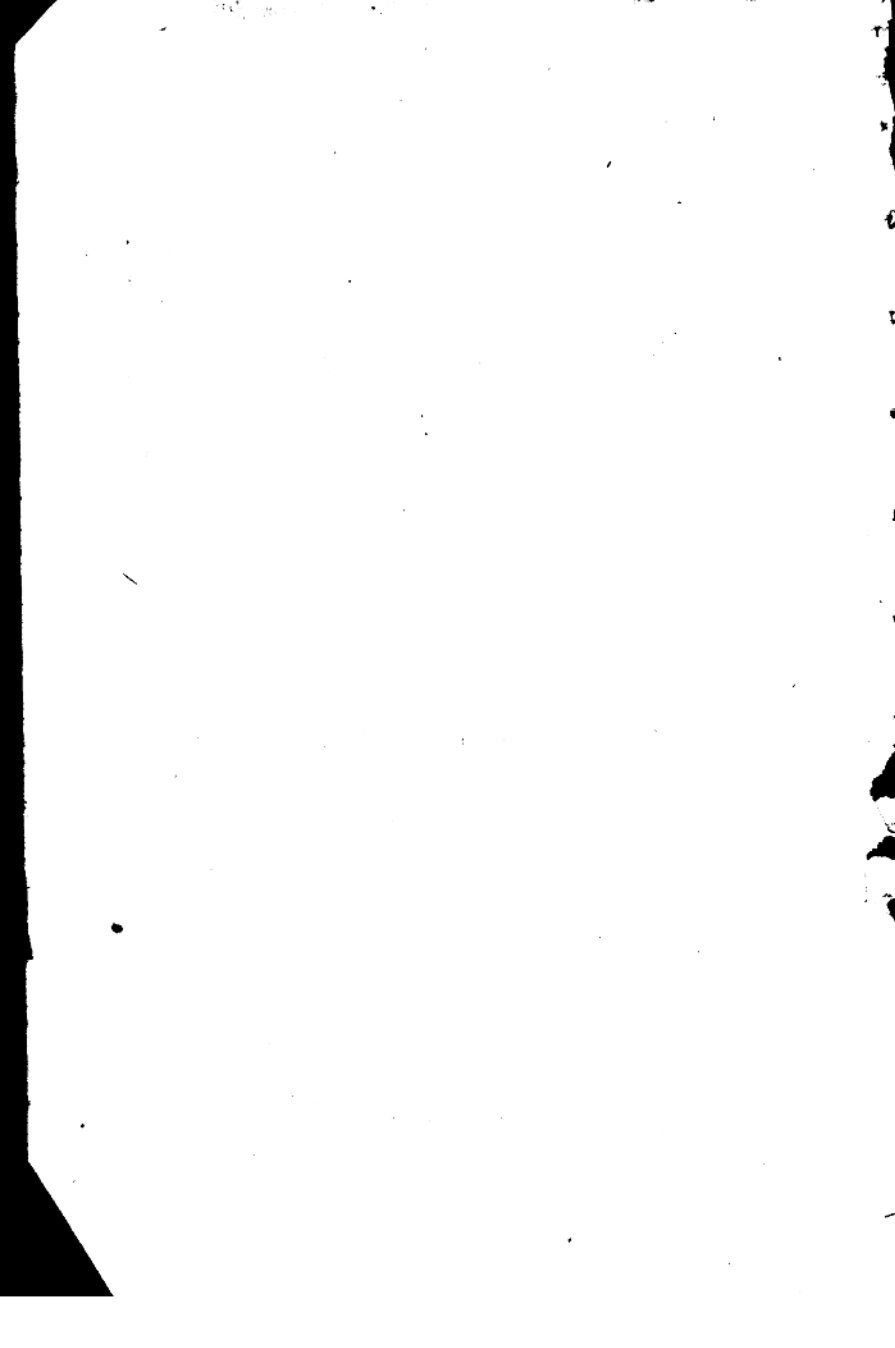
還魂記

湯顯祖 原著

石凌稿 改譯

(即牡丹亭)

江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江西省临川县人。他是十七世纪極享盛名的戏曲文学的大师，給今代留下巨大的影响，并将永垂后世。

他的戏曲著作有“还魂記”、“紫釵記”、“邯郸記”、“南柯記”，世称“临川四夢”。其中“还魂記”即“牡丹亭”，尤为众所周知，如“遊園驚夢”，“春香鬧学”等齣，昆剧京剧等剧种都經常上演；但搬演全本者却極少。此外，“紫釵記”有人改編为“霍小玉”，近年来亦多上演。

湯氏死于1617年，今年为逝世三百四十周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原有举行紀念的創議，后因故作罢。

今年在大鳴大放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我省戏剧工作者，一般地都提高了政治認識和文艺思想。我們严正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綫。例如丁玲、馮雪峯等右派分子，他們否定共产主义世界觀对文艺的指导作用，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同時，也否定我国文艺的民族遗产。而我們却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認真繼承遗产以建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此，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省分会，在中共江西省委文教部领导下，并得到省文化局和省文联的协助，定于湯氏忌辰举行紀念会，并演出“还魂記”，使文艺界人士得以观摩学习。

演出“还魂記”的工作，由省话剧团担任。首先是剧本發生了問題。除了原剧本太長无法一場演完外，且因原著詞句艰深，不为观众所易解，故必須作改譯工作。我受委托負此任务，虽然能力有限，但为了向前人学习，也只得勉为其难了。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教我們正確地繼承戏曲

遺產，必須以新的立場觀點取其精華，除其糟粕，才能使其對今天的觀眾有益無害。我認為“還魂記”這一部浪漫主義的傳奇，它是植根於現實主義的。劇中主人公杜麗娘生於官門長在深閨，她被禮教約束甚嚴，但對美好的理想，卻是生死追求，沒有愛，生不如死，有了情，則死可復生；而柳夢梅也是情真意誠，終於使真善真美得以復活。這是原作者在劇中深刻表現的主題，也是原劇千古感人的精華所在，必須緊緊地捉住它並使其更為明顯突出，才有益於今天的讀者和觀眾。我本着這基本認識，將“回生”以後的情節大膽刪去。因為杜麗娘的還魂與柳夢梅的結合正是劇情的矛盾解決，如果保留以後的枝節反而沖淡了主題，故必須提煉集中。至於其中穢褻趣味的地方，更無保留的必要了。

“牡丹亭”的詞藻華麗，乃是歷代批評家早有定評的。為了便於觀眾的理解，必須翻譯，但又不忍心太俚俗使原著文詞過於損色；許多名句又力求不動，籍以存真。因此大多數觀眾仍然難懂，違背通俗原則，而少數有舊文學修養的人又會斥責粗暴，真是左右為難，二者不可得兼。我曾讀過某些專家們關於討論這方面問題的文章，他們認為“十五貫”之類的劇本可以而且應該修改，使其通俗，適應觀眾的欣賞能力，但對於“牡丹亭”之類的名著，卻不應亂易一字，否則便是罪過。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原封不動的演出“牡丹亭”，無非是將廣大觀眾拒於劇場之外，更無現實意義，尽可能大眾化，我覺得很有必要。只是限于能力薄弱，改編和翻譯都可能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是功是過？就是孰非？都由不同興趣的讀者和觀眾去評論，我將听取批評，研究改進。

在較短的業餘時間中，草草完成初稿，并匆匆付印。有些話必須說明如上，敬候行家指正。

凌鶴記于南昌，時為1957年10月15日

場 次

一、	标 目	(7)
二、	言 怀	(8)
三、	訓 女	(9)
四、	鬧 塾	(12)
五、	驚 夢	(16)
六、	尋 夢	(23)
七、	悼 殤	(34)
八、	拾 画	(40)
九、	冥 判	(45)
十、	幽 会	(48)
一、	还 魂	(50)

人 物 表

娘梅香宝人院良神神官鬼姑大

麗夢 夫 最 花 道

杜柳春杜杜家陈花众判五石賴

第一場 標目

(付末上)

(唱“三春錦”)忙碌里且偷閑靜住，
細思量沒个为欢处，
到不如白日消磨断腸詞句，
人世間只有情难訴。
都只为勞碌奔波，
許多情如何傾吐！
玉茗堂且由他暮暮朝朝，朝朝暮暮，
燒紅燭迎晨曦，下筆神相助。
但是相思莫相負，
爭說道牡丹亭上三生路。

(白)后台子弟，上演还魂記可曾准备好了？

(內应)早已准备多时。

(白)且讓我說明情由，便知分曉。

(唱前腔)整家規南安杜太守，

女丽娘春困闌門住。
无奈何春情初透賦雕鳩，
偶夢書生手折柳。
多情小姐为情憂，
画真容，花殘人故。
梅花苑任凭他暮暮朝朝，朝朝暮暮，
柳夢梅拾真容神蕩心情苦。
情真胜死竟回甦，
好理想須追求，何分今古。

第二場 雷懷

(柳夢梅上)

柳夢梅：(唱“尾犯”)

河東舊族，
柳氏後裔，
世代書香門第，
托身須上萬年枝。
無奈何，命乖張，
龍游在沙灘地，

(白)心事百花開未得，春寒雨打并風吹，可嘆小生啊！

(接唱)我今朝貧薄豈心灰，
且養就我這浩然之氣，
待他年梅柳爛春暉，
喜孜孜吐氣揚眉。

(唸)紹接詩書一脈香，偷天妙手綉文章。

必須砍得蟾宮桂，始信人間玉斧長。

(白)小生姓柳，名夢梅，表字春卿。俺家留居嶺南，自小孤單，現已二十過頭，聰明智慧，三場得手，只是未遇時機，不得飛黃騰達。忽然半月之前，做下一夢，夢中到一花園，見梅樹之下，立一美人。不長不短，如送如迎。因此改名夢梅，以志不忘也！

(唱“寸寸好”)

改名換字盼佳期，
夢里畫蛾眉。
梅花樹下人如意，
誰說東牆春色不許人窺，
但願作三意沖開白玉梅。

細思量佳人夢里，
怎能忘夢中佳麗。
好姻緣生死以追求，
輾轉徘徊；
那時春光暗度黃金柳，
任俺独占百花魁，
走馬章台，独占百花魁。

正是：夢短夢長俱是夢，年來年去是何年。（下）

第三場 訓女

（杜寶上）

杜 寶：（唱“點絳脣”）

西蜀名儒，南安太守，
几番宦海遨遊。
紫袍金帶，功業未全無，
華髮不堪回首！
中郎學富單傳女，
怎嘆息宦囊清苦，
無兒道不孤，年老愧妻孥。

（院子暗上）

（唸詩）一生名宦守南安，
莫作尋常太守看，
到來自飲官中水，
歸去惟看屋外山。

（白）自家南安太守杜寶，表字子充。乃唐朝杜甫之後。年過五旬，來此已是三載。清名惠政，傳播民間。甄氏夫人，到也賢德。可歎膝下無兒，單生一女，才貌靈秀，名喚麗娘。自來淑女，無不知書，今日治政之餘，不免請出

夫人，商議此事。家院，敲動云板，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院：有請夫人、小姐出堂。

（夫人扶麗娘上，后隨春香。）

杜夫人：（唱“不是路”）

子生遲暮，
已到中年路，
課女紅賢娘作楷模。

杜麗娘：（唱前腔）

嬌鶯欲語，
眼見春如許，
問東風昨夜又何如！

杜寶：夫人請坐。

杜麗娘：爹爹萬福！

杜夫人：老爺，喚老身出來，為了何事？

杜寶：你教女兒的女工如何？

杜夫人：麗娘刺繡，精巧過人。

杜寶：只是古今賢淑，多曉詩書，麗娘不過粗通文字，他日嫁一書生，談吐不雅，怎能相稱？

杜夫人：老爺意下如何？

杜寶：我兒，你每日在閨房，做些什麼？

杜麗娘：每日刺繡而已。

杜寶：怎能繡的許多？

春香：小姐繡了還打綿哩。

杜寶：打什麼綿？

春香：睡眠嘛。

杜寶：唔，我兒白日睡眠，是何道理？

春香：哎呀，老爺不知道，春天來了，好不關人哩。

杜寶：哇，休得胡言。我兒刺繡余暇，樓上圖書滿架，儘可

閱讀，他日嫁到人家，知書識禮，也是父母光輝。家院，快去請府儒學生員陳最良先生到此。

家院：是。（下）

杜寶：夫人，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

（唱“新水令”）

我宦囊清苦，

也不曾詩書枕誤。

夫人愛女須拘束。

（儿呀）你須識周公禮教，

从今后你得經史用功夫，

你看我治国齐家也只是几箱書。

杜丽娘：孩儿遵命。

（家院引陈最良上）

家院：陈先生請到。

杜夫人：儿呀，我等迴避。

杜寶：不必迴避，陈最良是至誠的老先生，今后要好生款待。

（对家院）請他进来！

家院：陈先生請进。

陈最良：学生給大人請安，夫人万福！

杜寶：老先生，請坐。

陈最良：謝坐。請問大人有何賜教？

杜寶：久聞先生飽学，煩請在衙內課教小女詩書。

陈最良：謹遵台命，只恐才疏学淺，愧不敢当。

杜寶：我儿过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今日吉辰，来拜先生。

（內鼓吹，丽娘礼拜。）

杜丽娘：学生自愧蒲柳陋質，敢煩先生桃李栽培。

陈最良：老朽恭承捧珠之愛，謬加琢玉之功。

杜 宝：春香丫头，向陈师父叩头。小姐讀書，着你伴讀。

春 香：拜見師父。(背供)媽呀，我也得讀書，苦死我了。

陈最良：敢問小姐，所讀何書？

杜 宝：小女四書都已背完，易經陰陽義理，不讀也罷。書經教人政事，与女子不相干。还是詩經，开篇便是文王、后妃之德。四字一句，順口易讀，故而只教詩經。至于其余書史，只可惜她是女儿，讀也无益。先生教女，請必严谨，每日課讀定时，不准嬉遊閒散。如有不遵师命之处，請先生責打了头春香，小女也就自知警戒了。

春 香：小姐，这可苦死我了。

杜 宝：春香，服侍夫人小姐进后衙，我陪陈先生吃酒去也。

(众分下)

第四場 鬧塾

陈最良：(上唸)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

(白)杜老爺命我教学，又承夫人款待。今日早膳已過，还不見丽娘小姐进書館攻書，委实太嬌生慣养了。待我敲动云板。(敲云板)春香，請小姐出来。

(丽娘扶春香捧書上。)

杜丽娘：(唱“新水令”)

移步書齋，素粧才罢，
只得清靜心情懶插花。

春 香：(唱前腔)

伴讀詩書拘謹煞，
好似架上鸚哥学喚茶。

杜丽娘：先生万福！

春 香：师傅莫怪。

陈最良：凡为女子，必須鷄鳴起床，梳洗停当，問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就要學習女紅，或者讀書學字。以后應該早起才是。

杜丽娘：以后不敢了。

春 香：那就只好一夜不睡，等到三更，便請先生教書。

陈最良：（瞪她一眼）三更还是半夜，讀書作甚？（轉向丽娘）昨日教的詩經，可曾讀熟？

杜丽娘：讀熟了，只待先生講解。

陈最良：（對春香）你呢？

春 香：讀得爛熟了。

陈最良：背給我听。

春 香：什么？还要背呀？

陈最良：自然要背。（見春香轉身不語）背呀！

春 香：先生，提个头儿呀。

陈最良：第一句就背不出。关……

春 香：关……

陈最良：关……

春 香：关……

陈最良：我关你也关，你到底关下去呀。

春 香：要关下去嚙，那我就“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不錯吧？我說了早已讀得爛熟，背他作甚？

陈最良：不准調皮。听講。关关雎鳩，雎鳩者，鳥也。关关，是鳥之鳴声也。

春 香：怎样叫法？先生。

陈最良：（合手吹，作鳩声）是这样叫的。

春 香：（亦學叫声。）你咕咕，我咕咕，你是老雎鳩，我是小雎鳩，对吧。

杜丽娘：(忍不住的笑。)死了头，你又放肆。

陈最良：(对丽娘)女子笑不露齿，是为妇容。你以后不准大声發笑。

杜丽娘：以后不敢了。

陈最良：雝鳩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

春 香：哦，我知道了，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門內关着一只斑鳩，被小姐失手放走，它刷地一声，飛到何知州家去了。

陈最良：胡說八道。关关雝鳩者，兴也。

春 香：兴也，兴个什么呢？

陈最良：兴者，引起下面的詞句，窈窕淑女，是說那幽閉女子，自有那少年君子来好好的求她。

春 香：为什么要好好的求她呢？

陈最良：这是說……小丫头多嘴。

杜丽娘：师父，依注解講書，学生自会，但請把詩經大意，教演一番。

陈最良：(唱“掉角儿”)

論詩經，因風言情，

男和女几多風韻。

后妃是女聖，

文王作典型。

相愛情須正，

相悅并非淫；

你須得，不乱心，不恣情，

規規矩矩，學作聖人。

春 香：哎呀呀，那有这末多規矩啊！

陈最良：書已講过，春香，取文房四宝来写字。

(春香下取紙筆墨硯上)

陈最良：这是什么墨？

杜丽娘：丫头拿错了，这是螺子黛，女子画眉用的。

陈最良：这是什么笔？

杜丽娘：这是女孩儿家画眉的细笔。

陈最良：这种笔墨，俺从来不曾见过。拿去换来。

春 香：换来就换来。（背供）这个酸老头，好不囉嗦。

（春香下）

陈最良：你可要先生把笔？

杜丽娘：学生自会临书，春香还请把笔。

陈最良：你临的是什么格？

杜丽娘：是卫夫人传下的美女簪花之格。

陈最良：春香怎么还不来。（向内呼）春香！

春 香：（取笔墨上）来了。小姐，这书房侧面，有一个大花园，花明柳绿，好玩得很哩。师父，这笔墨可要得？

陈最良：哎呀！你这丫头不攻书，到玩花园去，待我去取荆条来。

春 香：你取荆条做什么？师父呀！

（唱前腔）

女儿家读书为啥？

一不做官，二不坐衙，

只不过识几个字，

又不能代绣花。

陈最良：古人读书，还悬梁刺股哩。

春 香：（接唱）

悬梁损頭髮，

刺股添疤拉。

（内叫：卖花哟，卖花！）

你且听一声声叫卖花，

教我如何心静得下？

陈最良：哎呀呀，你还要引逗小姐，看我非当真打你不可。

杜丽娘：死丫头，还不跪下。

春香：才说了几句淡话，就要跪下呀？要跪就跪。（跪）

杜丽娘：请师父念她还是初犯，饶过这一回吧！

陈最良：（唱前腔）

不許你把鞦韆打，

不許你把花园跨，

招花眼戳瞎，

招風嘴燙疤，

夫人有家法，

你敢不害怕？

听见嗎？先生的話，要記下：

无邪二字，付与儿家。

（白）起来，且饶过你这一次，你们功课完了，方可回到后衙，我和老爺閒話去。（下）

春香：（在陈背后指着罵。唱“尾声”）

女孩儿家不求聞达，

如何与男儿一般教法？

杜丽娘：（合）怎辜負这大好春光滿苑花！

春香：村老牛，一点也不知趣。

杜丽娘：春香，那花园現在何处？你和我一同去玩如何？

春香：好，我們現在回綉房去。（同下）

第五場 驚夢

（杜丽娘上，后隨春香）

杜丽娘：（唱“不是路”）

夢回鶯啼，

忙煞穿簾燕，